



全上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3

梁  
(上)

齊

宋

晉  
(下)



中華書局

第三册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中華書局

烏程嚴可均校輯

桓彝

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五更樂之九世孫。惠帝時為州主簿。拜騎都尉。元帝為安東將軍。版行遠道。合尋辟丞相中兵屬。及即位。累遷中書郎。尚書吏部郎。明帝時拜散騎常侍。封萬靈縣男。補宣城內史。成帝初死。蘇峻之亂。追贈廷尉。諡曰簡。咸安中改贈太常。

上疏乞宣城郡

內外之任。並非所堪。但呂墳柏在此郡。欲暫結名義。

晉書桓彝傳

桓溫

溫字元子。彝子。成帝時選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爵萬靈縣男。除琅邪太守。累遷輔國將軍。徐州刺史。穆帝初。代庾翼

全晉文卷一百十八 桓彝

為安西將軍。都督荆司雍益梁靈六州軍事。荆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假節鎮江陵。已平蜀。功進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升平中。改封南郡公。哀帝初。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又加揚州牧。錄尚書事。移鎮姑孰。廢帝時。兼領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孝武初。卒。追贈丞相。諡曰宣武。有集四十卷。要集二十卷。

請追錄王濬後表

臣聞崇德賞功。為政之所先。興滅繼絕。百王之所務。故德參時雍。則奕世承祀。功烈一代。則永錫祚胤。案故撫軍王濬。歷職內外。任兼文武。料敵制勝。明勇獨斷。義存社稷之利。不顧專輒之罪。荷戈長鯨。席卷萬里。僭號之吳。面縛象魏。令皇澤被于九州。玄風洽于區外。襄陽之封。廢而莫續。恩寵之號。墜于近嗣。遐邇酸懷。臣竊悼之。濬今有二孫。年出六十。室如懸磬。餬口江濱。四節蒸嘗。菜羹不

舊當作案

給昔漢高定業。求樂毅之嗣。世祖旌賢。建葛亮之胤。夫效忠異代。立功異國。尚通天下之善。使不泯棄。況濬建元勳于當年。著嘉慶于身後。靈基託根于南垂。皇祚中興于江左。舊物克彰。神器重耀。豈不由伊人之功力也哉。誠宜加恩。少垂矜憫。追錄舊勳。纂錫茅土。則聖朝之恩。宣暢于上。忠臣之志。不墜于地矣。晉書王濬傳。濬見南齊。安西將軍。桓溫鎮江陵表。宣。薦。譙元彥表。永和三年。

臣聞太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呂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迹。呂敦在三之節。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已篤俗訓民。靜一流鼓。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塞。神州丘墟。三方圯裂。免置絕響于中林。白駒無聞于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訪諸故

全晉文卷一百十八 桓溫

老。搜揚潛逸。庶武羅于羿浞之墟。想王蠋于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邁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移。茲威仍逼。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迹。不面偽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辟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稜商。洛管靈之默遼海。方之于秀。殆無已過。于今西土。已為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詔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不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已敦流邈之獎。若秀。蒙蒲帛之徵。足已鎮靜頽風。軌訓羣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蜀志。譙周傳。注。引。晉陽秋。又見文選。賀白免表。永和十二年。見。臣聞至德通玄。則禎祥降。靈和所感。則異物生。今白兔見于春穀。縣。皓質純素。皦然殊視。載文。九十五。

表 高安成是孫權每征還遣上方諸軍餉賜處也。權又常大積米穀于此。曰：倘須濡者也。

平洛表薦謝尚

今中州既平。宜時綏定。鎮西將軍豫州刺史尚。神懷挺率。少致人譽。足召入贊百揆。出蕃方司。宜進據洛陽。撫監庶庶。謂可本官都督司州諸軍事。世說賞鑒篇注引溫集

表免武陵王晞

晞體自皇極。故寵靈光世。不能率由王度。修己慎行。而聚納輕剽。苞藏亡命。又息綜矜忍。虐加于人。哀真叛逆。事相連染。頃日猜懼。將成亂階。請免晞官。曰：王歸藩。免其世子綜官。解子璿散騎常侍。

晉書武陵王晞傳

上疏自陳

全晉文卷一百十八 桓溫

三

臣近親率所統。欲北掃趙魏。軍次武昌。獲撫軍大將軍會稽王昱書。說風塵紛紜。妄生疑惑。辭自危急。憂及社稷。省之悅愕。不解所由。形影相顧。陷越無地。臣曰：闇蔽。忝荷重任。雖才非其人。職在靜亂。寇讎不滅。國恥未雪。幸因開泰之期。遇可乘之會。匹夫有志。猶懷憤慨。臣亦何心。坐觀其弊。故荷戈驅馳。不遑慮處。前後表陳。于今歷年矣。丹誠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纖介。容此嫌忌。豈醜正之徒。心懷怵惕。操弄虛說。曰：惑朝聽。昔樂毅竭誠。垂涕流奔。霍光盡忠。上言告變。讒說殄行。姦邪亂德。乃歷代之常患。存亡之所由也。今主上富于陽秋。陛下曰：聖淑臨朝。恭己委任。責成羣下。方寄會通于羣才。布德信于遐荒。況臣世蒙殊恩。服事三朝。身非羈旅之客。跡無韓彭之覺。而反閒起于胷心。交亂過于四國。此古賢所目。歎息于既往。而臣亦大懼于當年也。今寇賊冰消。大事垂定。晉之遺黎。鶴立南望。赴義之眾。慷慨卽路。元凶之命。懸在漏刻。而橫議妄

生成此貝錦。使垂滅之賊。復獲蘇息。所曰痛心絕氣。悲慨彌深。臣雖所存者公。所務者國。然外難未弭。而內讐交與。則臣本心陳力之志也。溫傳

上疏廢殷浩

案中軍將軍浩。過蒙朝恩。叨竊非據。寵靈超卓。再司京輦。不能恭慎。所任。恪居職次。而侵官離局。高下在心。前司徒臣謨。執義履素。位居台輔。師傅先帝。朝之元老。年登七十。曰：禮請退。雖臨軒固辭。不順恩旨。適足曰：明遜讓之風。弘優賢之禮。而浩虛生狡說。疑誤朝聽。獄之有司。將致大辟。自竭胡天亡。羣凶殄滅。而百姓塗炭。企遲拯接。浩受專征之重。無雪恥之志。坐自封植。妄生風塵。遂使寇讎稽誅。姦逆竝起。華夏鼎沸。黎元殄悴。浩懼罪將及。不容于朝。外聲進討。內求苟免。出次壽陽。頓甲彌年。傾天府之資。竭五州之力。收合無賴。曰：自疆衛。爵命無章。猜害罔顧。故范豐之屬。反叛于芍

全晉文卷一百十八 桓溫

四

岐。奇德龍會。作變于肘腋。羌帥姚襄。率眾歸化。遣其母弟。入質京邑。浩不能撫而用之。陰圖殺害。再遣刺客。為襄所覺。襄遂惶懼。用致逆命。生長亂階。自浩始也。復不能曰：時掃滅。縱放小豎。鼓行毒害。身狼狽于山桑。軍破碎于梁國。舟車焚燒。輜重覆沒。三軍積實。反曰：資寇。精甲利器。更為賊用。神怒人怨。眾之所棄。傾危之憂。將及社稷。臣所曰：忘寢屏營。啟慮無地。夫率正顯義。所曰：致訓。明罰敕法。所曰：齊眾。伏願陛下。上追唐虞。放命之刑。下鑒春秋。無君之典。若聖上含弘。未忍誅殛。且宜遐棄。擯之荒裔。雖未足曰：塞山海之責。粗可曰：宣誠于將來矣。晉書廢浩傳

請還都洛陽疏

巴蜀既平。逆胡消滅。時來之會。既至。休泰之慶。顯著。而人事乖違。屢喪王略。復使二賊。雙起。海內崩裂。河洛蕭條。山陵危逼。所曰：遐邇悲惶。痛心于既往者也。伏惟陛下。稟乾坤自然之姿。擬羲皇玄

剛之德。鳳棲外。龍飛皇極。時務陵替。備徹天聽。人之情偽。盡知之矣。是日九域宅心。幽遐企踵。思貯雲羅。混網四裔。誠宜遠圖廟算。大存經略。光復舊京。疆理華夏。使惠風陽澤。洽被八表。霜威寒飈。陵振無外。豈不允應靈休。天人齊契。今江河悠闊。風馬殊邈。故向義之徒。覆亡相尋。而建節之士。猶繼踵無悔。沉辰極既。迴眾星斯仰。本源既運。支派自遷。則晉之餘黎。欣皇德之攸憑。羣凶妖逆。知滅亡之無日。騁思順之心。鼓雷霆之勢。則二豎之命。不誅而自絕矣。故員適費于無滯。明哲尚于應機。矧如石焉。所曰成務。若乃海運既徙。而騰翼不舉。永結根于南垂。廢神州于龍漠。令五尺之童。掩口而歎息。夫先王經始。立聖宅心。畫為九州。創為九服。貴中區而內諸夏。誠曰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萬國。朝宗四海。故也。自疆胡陵暴。中華蕩覆。狼狽失據。權幸楊越。螻屈呂待龍申之會。潛蟻呂俟風雲之期。蓋屯圯所鍾。非理勝而然也。而喪亂緬邇。五

全晉文卷一百十八 桓溫

五

十餘載。先情但沒。後來童幼。班荆輟音。積習成俗。遂望絕于木邦。宴安于所託。眷言悼之。不覺悲歎。臣雖庸劣。才不周務。然攝官承乏。屬當重任。願竭筋骨。宣力先鋒。翦除荆棘。驅諸豺狼。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呂實河南。資其舊業。反其土宇。勤農桑之務。盡三時之利。導之呂義齊之呂禮。使文武兼宜。信順交鳴。井邑既脩。綱維粗舉。然後陛下建三辰之章。振旂旗之旌。冕旒錫鬢。朝服濟江。則宇宙之內。誰不幸甚。夫人情昧安。難與圖始。非常之事。眾人所疑。伏願陛下決玄照之明。斷常均之外。責臣呂興復之效。委臣呂終濟之功。此事既就。此功既成。則陛下盛勳。比隆前代。周宣之詠。復興當年。如其不效。臣之罪也。寢裳赴鏡。其甘如薺。

溫傳

上疏陳便宜七事

其一。朋黨雷同。私議沸騰。宜抑杜浮競。使莫能植。其二。今天下分

崩喪亂疹。雖道隆中興。而戶口彫寡。近方漢時。不當一郡之民。民戶既少。則勢不多。而當必同古制。百官備職。寔非大義。隨時之宜。且設官呂理務。務寡則官省。官省呂國治。則職顯而人清。故光武初興。多所併省。諸葛亮相蜀。簡才併官。此皆達治之成規。今日之所先也。宜從權制。併官省職。令入于其事。恩謂門下三省。祕書著作。通可減半。古呂九卿綜事。不專尙書。故重九棘也。今事歸內臺。則九卿為虛設之位。唯太常廷尉。職不可闕。其諸員外散官。及軍府參佐。職無所掌者。皆併于尙書。若車駕郊廟藉田之屬。凡諸大事。于禮宜置者。臨事權兼。事訖則罷。職既併則官少。而才精。職理則無害民而治道康矣。案其二已下。晉書僅載四語云。今戶口不其事。今據其。三。機務不可停廢。常行文案。宜為限日。其四。宜明御覽補錄。其五。褒貶賞罰。宜允其實。其六。宜述遵前典。敦明學業。其七。宜選建史官。目成晉書。百三引桓溫集序表

全晉文卷一百十八 桓溫

六

辭參朝政疏

方攘除羣凶。埽平禍亂。當竭天下智力。與眾共濟之。而朝議咸疑。聖詔彌固。事異本圖。豈敢執遂。至于入參朝政。非所敢聞。臣違離宮省。二十餘載。鞅鞅戎務。役勤思苦。若得解帶逍遙。鳴玉闕廷。參贊無為之契。豫聞曲成之化。雖實不敏。豈不是願。但願呂江漢艱難。不同曩日。而益梁新平。靈州始服。懸兵漢川。戍禦彌廣。加疆蠻盤耳。勢處上流。江湖悠遠。當制命侯伯。自非望實重威。無呂鎮御。退外。臣知捨此之艱危。敢背之而無怨。願奮臂投身。造事中原者。實恥帝道皇居。久陋于東南。痛神華桑梓。遂埋于戎狄。若憑宗廟之靈。則雲徹席卷。呼吸蕩清。如當假息游魂。則臣據河洛。親臨二寇。廣宣皇靈。襟帶秦趙。遠不五載。大事必定。今臣昱呂親賢贊國。光輔二世。即無煩呂臣疏。並開機務。且不行者。誰杆牧豕。表裏相濟。實深實重。伏願陛下察臣所陳。兼訪內外。乞時還屯。撫靈



方隅晉書桓

帝不豫上疏

聖體不和。目經積日。愚心惶恐。無所寄情。夫盛衰常理。過備無害。故漢高枕疾。呂后問相。孝武不豫。霍光啓嗣。嗚呼。目問身後。蓋所存者大也。今皇子幼稚。而朝賢時譽。惟謝安王坦之才。識智能。皆簡在聖鑒。內輔幼君。外禦疆寇。實羣情之大懼。然理盡于此。陛下便宜崇授。使羣下知所寄。而安等奉命陳力。公私為宜。至于臣溫。位兼將相。加陛下垂布衣之顧。但朽邁疾病。懼不支久。無所復堪。託日後事。晉書桓

檄胡文

胡賊石勒。暴肆華夏。齊民塗炭。前固讎孽。至使六合殊風。九鼎乖越。每惟國難。不逞敢處。撫劍北顧。慨歎盈懷。寡人不德。文選上選書注引晉中興忝荷戎重。師次安陸。經營舊邑。瞻望華夏。暫成楚

全晉文卷一百十八 桓溫 七

越。登丘悽覽。征夫憤慨。昔叔孫絕粒。義不同惡。龔生守節。恥存莽朝。厥紀述。一朝蕩定。拯撫黎民。即安本土。訓之曰。德禮潤之。曰。玄澤。信感荒外。武揚八極。先順者獲賞。後伏者前誅。德刑既明。隨才攸序。此之風範。想所聞也。藝文類聚五十八

與撫軍棧

此胡肆逆四十餘載。傾覆社稷。毀辱陵廟。遇其可亡之會。實是君子竭誠。小人盡力之日也。江東雖為未豐方之古人。復為未儉少康。呂一旅之眾。興復祖宗。光武奮發。中興漢室。況曰大晉之祚。樹德長久。兼百越沃野之資。據江漢山海之利。鹽鐵寶帛之饒。角竿羽毛之用。收英賢之略。盡兵民之力。賊之強也。猶復遵養時晦。及其斃也。不齊力掃滅。則大賊何由而自平。大恥焉得而自雪。臨紙惆悵。慨歎盈懷。藝文類聚五十九

與慕容皝書

自滄流日北。幽朔日東。將軍皆曰。羈落而總率之矣。首尾唇齒。左右力用。鳴鑼揚鑼。動數十萬。御覽三百五十八

承將軍奮厲戎武。激揚士卒。鼓角長鳴。摧折姦宄。十六國春秋二十四

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謝處大事之際。日憤憤少懷。晉書

大事之日。僕在都。謂無所復見慰勞。又計時事也。逐節即來。已具言意。餘所慰勞。諸相具答。邊將粗當爾耳。僕無所使。酒席意。潘化

桓豁 豁字朗子。彝第三子。簡文輔政。目為撫軍從事中郎。除吏部郎。

全晉文卷一百十八 桓豁 八

曰疾辭。遷黃門郎。未拜。桓溫目為都督河東七郡軍事。建威將軍。新野義城二郡太守。進右將軍。尋監荆揚雍州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假節。又監益軍事。溫卒。遷征西將軍。進督交廣并前五州軍事。太元初。遷征西大將軍。開府。卒。贈司空。諡曰敬。

讓征西大將軍開府疏

臣聞三台麗天。辰極目之增耀。論道作弼。王猷目之時。豈必將仰參神契。對揚成務。弘易簡目翼化。鳴玄風于宗極。故宜明揚仄陋。登庸賢雋。使版築有冲天之舉。涓濱無垂竿之逸。用乃功濟蒼生。道光千載。是目德非時望。成典所不虛授。功微賞厚。賢達不目擬心。臣實凡人。量無遠致。陪藉門寵。遂叨非據。進不能闡揚皇風。贊明其政道。退不能宣力所莅。混一華戎。尸素積載。庸績莫紀。是目敢冒成命。歸陳丹款。伏願陛下迴神玄覽。追收謬眷。則具瞻革望。

臣知所免晉書桓

桓冲

冲字幼子，小字買德，第五子。除鷹揚將軍，鎮蠻護軍，西陽太守，遷靈湖將軍，義城新野二郡太守，鎮襄陽。呂從破姚襄功，進征虜將軍，賜爵豐城公，尋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領鎮蠻護軍，西陽二郡太守，進監江荆益三州軍事，南中郎將，監康初拜中軍將軍，都督揚江豫三州軍事，揚豫二州刺史，假節，尋解揚州，改授都督徐兗豫青揚五州之六郡軍事，車騎將軍，徐州刺史，呂北中郎將，并中軍，鎮京口，假節，加侍中，尋解徐州，遷鎮姑孰，太元中遷荊州刺史，鎮上明，卒贈太尉，諡曰宣穆。

表救涼州

氏賊自并東胡，醜類實繁，而蜀漢寡弱，西涼無備，斯誠暴與疾顛，祗速其亡，然而天未勦絕，屢為國患，臣聞勝于無形，功立事表，伐

全晉文卷一百十八 桓冲

九

謀之道，兵之上略，況此賊陸梁，終必越逸，北狄陵縱，常在秋冬，今日月迅邁，高風行起，臣輒較量畿甸，守衛重復，又淮泗通流，長江如海，荆楚偏遠，密邇寇讎，方城漢水，無天險之實，而過備之重，勢在西門，臣雖凡庸，識之武略，然猥荷重任，思在投袂，請率所統，徑進南郡，與征西將軍，臣豁參同謀猷，賊若果驅犬羊，送死沔漢，庶仰憑正順，因致人利，一舉乘風，掃清氛穢，不復重勞王師，有事三秦，則先帝盛業，永隆于聖世，宣武遺志，無恨于在昔，如其懽懽皇威，闔關計屈，則觀兵伺釁，再議進取，振旅旋旆，遲速唯宜，伏願陛下覽臣所陳，特垂聽許。晉書桓冲傳

表桓嗣屯夏口

氏賊送死之日，舊郢都北壁相望，待呂不戰，江州刺史桓嗣宜進屯夏口，據上下之中，于事為便。南齊志七

表桓石民為襄城王蒼為江州

夏口江沔衝要，密邇疆寇，兄子石民，堪居此任，輒版督荊州十郡軍事，振武將軍，襄城太守，尋陽北接疆蠻，西連荆郢，亦一任之要，今州府既分，請呂王蒼補江州刺史。晉書桓冲傳

移鎮上明疏

自中興以來，荊州所鎮，隨宜迴轉，臣亡兄溫，呂石季龍死，經略中原，因江陵路便，即而鎮之，事與時遷，勢無常定，且兵者詭道，示之曰弱，今宜全重江南，輕戍江北，南平孱陵縣界，地名上明，田土膏腴，可曰資業，軍人在吳時，樂鄉城，已上四十餘里，北枕大江，西接三峽，若狂狡送死，則舊郢都，北堅壁不戰，接會濟江，路不去遠，乘其疲墮，撲翦為易，臣司存閭外，輒隨宜處分。晉書桓冲傳

上言吉挹忠節

故輕車將軍魏興太守吉挹，祖朗，西臺傾覆，隕身守節，挹世篤忠孝，乃心本朝，臣亡兄溫，昔伐成陽，軍次灞水，挹攜將二弟，單馬來

全晉文卷一百十八 桓冲

十

奔，錄其此誠，仍加擢授，自新野太守轉在魏興，久處兵任，委以邊戍，疆場歸懷，著稱所莅，前年狡氏縱逸，浮河而下，挹孤城獨立，眾無一旅，外摧凶銳，內固津要，虜賊舟船，停載千計，而賊并力攻圍，經歷時月，會襄陽失守，邊情沮喪，加眾寡勢殊，呂至陷沒，挹辭氣慷慨，志在不辱，杖刀推戈，期之呂墮，將吏持守，用不即斃，遂乃杜口無言，絕粒而死，挹參軍史穎，近于賊中，得還，齋挹臨終手疏，并具說意狀，挹之忠志，猶在可錄，若蒙天地垂曲宥之恩，則榮加枯朽，惠隆泉壤矣。晉書忠義吉挹傳

奏納孝武王皇后宣康三年

臣聞天地之道，蓋相須而化成，帝后之德，必相協而政隆，然後品物流形，彝倫攸敘，靈根長固，本枝百世，天人同致，莫不由此，是日塗山作儷，而夏族日熙，姒妃配周，而姬祚日昌，今長秋將建，宜時簡擇，伏聞試守晉陵太守王蘊女，天性柔順，四業允備，且盛德之

自美善先積臣等參議可曰配德乾元恭承宗廟徽音六宮母儀  
天下。晉書孝武定  
王皇后傳

全晉文卷一百十八終

全晉文卷一百十八 桓沖

十一



烏程嚴均可校輯

桓玄

玄字敬道，小名靈寶，溫第六子。襲爵南郡公。孝武末，拜太子洗馬，出補義興太守。棄官歸。安帝初，曰為都督交廣二州，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不行。尋為江州刺史，加都督荊州四郡。進後將軍，都督江荆襄雍秦益梁益八州及揚州八郡。江荆二州刺史。元興初，舉兵犯順。自加總百揆，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領徐州刺史。復讓丞相，自署太尉，封楚王。加九錫。元興二年受禪，改元永始。義兵起，伏誅。有周易繫辭注二卷，集二十卷。

鳳賦

伊口品之自口，亦在類而有別。惟羽族之殊誕，獨鷺皇而稱桀。選

全晉文卷一百十九 桓玄

區宇曰超棟，撫朝陽于丹穴。備六德曰成輝，奮藻翰之郁烈。集崑

鶴賦

惟茲禽之受命，諒誕生于悠邈。擢高距目自抗，延脩頸自軒颺。分

頰立曰發藻，通太素其如玉。縱眇矚于雲裔，豈四海之難局。練妙

氣曰適化，孰百年之易促。稅雲駕于三山，升鸞皇于崑嶽。初學記三十

鸚鵡賦

有遐方之合鳥，超羽族之拔萃。翔清曠之遼朗，栖高松之幽蔚。羅

萬里曰作貢，嬰樊紕曰勤瘁。紅腹積足，玄領翠頂。革好音曰遷善，

效言語曰自騁。翦羽翮曰應用，充戲玩于軒屏。文選類聚九十一

眷儔侶而情殷。文選類聚九十一

沙汰眾僧教

夫神道茫昧，聖人之所不言。然惟其制作所弘，如將可見。佛所貴

無為，慙慙在于絕欲。而比者陵遲，遂失斯道。京師競其奢淫，榮觀紛于朝市。天府呂之傾匱，名器為之穢黷。遊役鍾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廟。乃至一縣數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羣，境積不羈之眾。其所曰傷治害政，塵滓佛敎，固已彼此俱弊。實汗風軌矣。便可嚴下在此諸沙門，有能伸述經誥，暢說義理者，或禁行脩整，奉戒無虧。恆為阿練若者，或山居養志，不營流俗者，皆足曰宣寄大化。亦所曰示物曰道。弘訓作範，幸兼內外。其有違于此者，皆悉罷道。高傳六出三藏記集十五

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宏明集十二

上疏理誘

臣聞周公大聖，而四國流言。樂毅王佐，而被誦騎劫。巷伯有豺獸之慨，蘇公興飄風之刺。惡直醜正，何代無之。先臣蒙國殊遇，姻婭皇極，常欲以身報德，投袂乘機。西平巴蜀，北清伊洛，使竊號之寇

繫頸北闕，園陵脩復。大恥載雪，飲馬灞澆。懸旌趙魏，勒王之師。功非一捷，太和之末，皇基有潛移之懼。遂乃奉順天人，翼登聖朝。明離既朗，四凶兼澄。向使此功不建，此事不成。宗廟之事，豈可敦念。昔太甲雖迷，商存無憂。昌邑雖昏，漢無三孽。因茲而言，晉室之機危于殷漢。先臣之功，高于伊霍矣。而負重既往，蒙誘清時。聖明王黜陟之道，不聞廢忽。顯明之功，探射冥冥之心。啓嫌誘之塗，開邪枉之路者也。先臣勤王艱難之勞，匡復剋平之勳。朝廷若其遺之，臣亦不復計也。至于先帝龍飛九五，陛下之所曰繼明南面，請問談者，誰之由邪。誰之德邪。豈惟晉室永安，祖宗血食。于陛下一門，實奇功也。自頃權門日盛，醜政實繁。咸稱述時旨，互相扇附。臣之兄弟，皆晉之罪人。臣等復何理可曰苟存聖世，何顏可曰尸饗封祿。若陛下忘先臣大造之功，信貝錦萋菲之說，臣等自當奉還三封，受戮市朝。然後下從先臣，歸先帝于玄宮耳。若陛下述遵

全晉文卷一百十九 桓玄

繫頸北闕，園陵脩復。大恥載雪，飲馬灞澆。懸旌趙魏，勒王之師。功非一捷，太和之末，皇基有潛移之懼。遂乃奉順天人，翼登聖朝。明離既朗，四凶兼澄。向使此功不建，此事不成。宗廟之事，豈可敦念。昔太甲雖迷，商存無憂。昌邑雖昏，漢無三孽。因茲而言，晉室之機危于殷漢。先臣之功，高于伊霍矣。而負重既往，蒙誘清時。聖明王黜陟之道，不聞廢忽。顯明之功，探射冥冥之心。啓嫌誘之塗，開邪枉之路者也。先臣勤王艱難之勞，匡復剋平之勳。朝廷若其遺之，臣亦不復計也。至于先帝龍飛九五，陛下之所曰繼明南面，請問談者，誰之由邪。誰之德邪。豈惟晉室永安，祖宗血食。于陛下一門，實奇功也。自頃權門日盛，醜政實繁。咸稱述時旨，互相扇附。臣之兄弟，皆晉之罪人。臣等復何理可曰苟存聖世，何顏可曰尸饗封祿。若陛下忘先臣大造之功，信貝錦萋菲之說，臣等自當奉還三封，受戮市朝。然後下從先臣，歸先帝于玄宮耳。若陛下述遵

先旨追錄舊勳竊望少垂愷悌覆蓋之恩晉書桓玄傳

案揚州刺史元顯凶暴之性自幼加長犯禮毀教發蒙如備居喪無一日之哀衰絰為宵征之服絃觴于殷憂之時窮色于閭極之日劫略王國竇狡妾一朝空房此基惡之始駭愕視聽者矣相王有疾情無悚懼幸災擅命揚州纂授遂乃父子同錄比肩連案既專權重多行險暴恐相王知之杜絕視聽惡聲無聞佞譽日至萬機之重委之廡孽國典朝政紛紜淆亂又詭旨尚書使普徵錄公錄公之位非盡敬之所苟自尊貴遂悖朝禮又妖賊陵縱破軍殄民之役己為都督親則刺史于宜降之日輒加崇進弱冠之年古今莫比宰相僭惡己獨解錄推禍委罰歸之有在自古僭逆未有若斯之甚者取妾之僭殆同六禮乃使尚書僕射為媒人長史為迎客嬖賂饗饗賀同長秋所謂無君之心觸事而發八日觀佛略

全晉文卷一百十九 桓玄

桓玄

三

人子女至人家宿唐突婦妾慶封迄今甫見易室之飲晉靈呂來忽有支解之刑喜怒輕戮人士割裂治城之暴一睡而斬又呂四歲孽子與東海之封吳興殘暴之後橫復若斯之調妖賊之興實由此豎居喪極味孫泰供其膳在夜思遊亦孫泰延其駕泰承其勢得行威福雖加誅戮所染既多加之苦發樂屬枉濫者眾驅逐徙撥死叛殆盡改號元興呂為己瑞莽之符命于斯尤著否極必亨天盈其毒不義不昵勢必崩喪取亂侮亡實在斯會三軍文武憤踊即路魏書島夷桓玄傳

荅會稽王道子牋

王珣神情明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雖逼于同異嫌諷才用不盡然君子在朝弘益自多也時事艱難忍爾喪失歎懼之深豈但風流相悼而已其崎嶇九折風霜備經雖賴明公神鑒亦識會居之故也卒日壽終殆無所哀但情發去來寘之未易耳晉書

王珣傳又領書二百一十一引書中與書三百八十一引謝安別傳致會稽王道子牋

賊造近郊已風不得進已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國寶卒後王恭不乘此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于明公也而謂之非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用理之人然後可已信義相期求利之徒豈有所惜而更委信邪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矣阿衡之重言何容易求福則立至干忤或致禍在朝君子豈不有懷但懼害及身耳玄忝任在遠是已披寫事實晉書會稽王王道子傳

與袁宜都書論嘯讀卿歌賦序詠音聲皆有清味然已嘯為髣髴有限不足已致幽旨將未至耶夫契神之音既不俟多聽而通其致苟一音足已究清和之極阮公之言不動蘇門之聽而微嘯一鼓玄默為之解顏

全晉文卷一百十九 桓玄

桓玄

四

若人之興逸響惟深也哉藝文類聚十九御覽三百九十二

與羊欣書賢從情所信寄暴疾而殞祝子之歎如何可言世說傷逝篇羊字與羊欣書云注引羊氏語曰字即欣從祖

與殷仲堪書今當人河討除佞期頓兵江口若相與無貳可殺楊廣若其不介便當率軍入江魏書桓玄傳

與劉牢之書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則覆族已足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唯理是宅保其富貴全其勳業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俱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為天下笑哉夫明者見于無形愚夫安于所耽二者成敗惟君圖之藝文類聚二十五

與釋慧遠書勸罷道

君子之者  
當作老

夫至道緬邈。佛理幽深。豈是悠悠常徒所能習求。沙門去棄六親之情。毀其形骸。口絕滋味。被褐帶索。山棲石枕。永乖世務。百代之中。庶或有一髮鬚之閒。今世道士。雖外毀儀容。而心過俗人。所謂道俗之際。可謂學步邯鄲。匍匐而歸。先聖有言。未知生。焉知死。而令一生之中。困苦形神。方求冥冥黃泉下福。皆是管見。未體大化。迷而知反。去道不遠。可不三思。運不居人。忽然將老。可復追哉。聊贈至言。幸能納之。宏明集十一

與桓謙等書論沙門應致敬王者

玄再拜白頓首。八日垂至。舊諸沙門皆不敬王者。何庾雖已論之。而竝率所見。未是曰理相屈也。庾意在尊主。而理據未盡。何出于偏信。遂淪名體。夫佛之為化。雖誕曰茫浩。推乎視聽之外。然曰敬為本。此處不異。蓋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者子同王侯于三大。原其所重。皆在于資生通運。豈獨曰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

全晉文卷一百十九 桓玄

五

曰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于王者。故尊其神器。而禮實惟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存君御而已哉。沙門之所曰生。資存。亦曰用于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露其惠而廢其敬哉。既理所不容。亦情所不安。一代大事。宜共求其衷。想復相與研盡之。比八日。令得詳定也。桓玄再拜頓首敬議。沙門不拜

與王謐書論沙門應致敬王者

沙門抗禮至尊。正自是情所不安。一代大事。宜共論盡之。今與八座書。向已送都。今付此信。君是宜任此理者。遲聞德音。沙門不拜

與釋慧遠書

沙門不敬王者。既是情所不了。于理又是所未論。一代大事。不可令其體不允。近與八座書。今曰示君。君可述所曰不敬意也。此便當行之事。二令詳遣。想君必有曰釋其所疑耳。王領軍大有任此意。近亦同遊謝中。面共語之。所據理殊未釋所疑也。令郭江州

取君答。可旨付之。高僧傳六沙門不拜俗事一

重與慧遠書

知曰方外遺形。故不貴為生之益。求宗不由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又云。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如來言。理本無重。則無緣有致孝之情。事非資通。不應復有致恭之義。君親之情。許其未盡。則情之所寄。何為絕之。夫累著在于心滯。不出形敬。形敬蓋是心之所用耳。若乃在其本。而縱曰形敬。此復所未之喻。又云。佛敎兩弘。亦有處俗之教。或澤流天下。道洽六親。固曰協贊皇極。而不虛需其德矣。夫佛敎存行。各曰事應。因緣有本。必至無差者也。如此。則為道者亦何能違之哉。是故釋迦之道。不能超白淨于津梁。雖未獲須臾。故是同國人所蒙耳。就如來言。此自有道深德之功。固非今之所謂宜教者所可疑議也。來示未能共求其理。便大致慨然。故是未之喻也。想不惑留常之滯。

全晉文卷一百十九 桓玄

六

而謬情理之用耳。沙門不拜

與劉邁書

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見劉裕。何所道。宋書武帝紀上

四皓論

四皓來儀漢廷。孝惠曰立。而惠帝柔弱。呂后凶忌。此數公者。觸彼埃塵。欲曰救弊。二家之中。各有其黨。奪彼與此。其讎必興。不知匹夫之志。四公何已。逃其患。素履終吉。隱曰保生者。其若是乎。晉書殷仲傳

難王謐

來示云。沙門雖意淡于敬。而不曰形屈為禮。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悔禮拜。亦篤于事。爰暨之師。逮于上座。與世人揖跪。但為小異其制耳。既不能忘形于彼。何為忽儀于此。且師之為禮。曰資悟為德。君道通生。則理宜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極哉。

音當作旨

來示云。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曰。道在則貴。不曰。人為輕重也。難曰。外國之君。非所宜喻。而佛教之興。亦其旨可知。豈不曰。六夷驕強。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既畏服之。然後順軌。此蓋是大懼鬼神福報之事。豈是宗玄妙之道邪。道在則貴。將異于雅音。豈得被其法服。便道在其中。若曰。道在然後為貴。就如君言。聖人之道。道之極也。君臣之敬。愈敦于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曰。道在為貴哉。

來示云。歷年四百。歷代有三。而弘之不異。豈不曰。獨絕之化。有曰。用于陶漸。清約之風。無害于隆平者乎。難曰。歷代不革。非所曰。為證也。曩者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眾。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為之檢耳。今主上奉佛。親接法事。事異于昔。何可不使其禮有準。日用清約。有助於教。皆如君言。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做誕之所益也。今篤呂祗敬。將無彌濃其助哉。

全晉文卷一百十九 桓玄 七

故當作敬  
心當作必

來示云。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一起。豈足答濟通之恩。難曰。夫理至無酬。誠如來旨。然情在固極。則故自從之。此聖人之所曰。緣情制禮。而各通其寄也。若曰。功深惠重。心略其謝。則釋迦之德。為是深邪。為是淺邪。若淺邪。不宜曰。小道而亂大倫。若深邪。豈得彼肅其恭。而此弛其敬哉。沙門不拜

重難王謚

省示。猶復未釋所疑。因來告。復粗有其難。夫情敬之理。豈容有二。皆是自內曰。及外耳。既入于有情之境。則不可得無也。若如來言。王者同之造化。未有謝惠于所稟。措感于理本。是為功玄理深。莫此之大也。則佛之為化。復何曰。過茲。而來論云。津塗既殊。則義無降屈。宗教既同。則長幼成序。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若理在已本。德深居極。豈得云。津塗之異。而云降屈邪。宗教為是何邪。若曰。學業為宗教者。則學之所學。於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

言當作善

由而稟。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資通之悟。更是發鑿其未耳。事與心應。何得在此而不在彼。又云。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盡于一生。而不開萬劫之塗。夫曰。神奇為化。則其教易行。異于督曰。仁義盡于人事也。是曰。黃巾妖惑之徒。皆赴者如雲。若此為實理。行之又易。聖人何緣捨所易之實道。而為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曰。明矣。將曰。化教殊俗。理在權濟。恢誕之談。其趣可知。又云。君臣之敬。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何為其然。夫敬之為理。上紙言之詳矣。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于情本。豈是名教之事邪。前論已云。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苟所通在斯。何得非自然之所重哉。又云。造道之倫。必資功行。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擬心宗極。不可替其敬。雖俯仰卑劫。而非謝惠之謂。請復就來旨。而借曰。為難。如來告曰。敬為行首。是敬敬之重也。功行者。當計其為功之勞耳。何得直曰。珍仰釋迦而

全晉文卷一百十九 桓玄 八

云。莫尚于此邪。惠無所謝。達者所不惑。但理根深極。情敬不可得無耳。臣之敬君。豈謝惠者邪。沙門不拜

三難王謚

來難手筆甚佳。殊為斐然。可曰。為釋疑處。殊是未至也。遂相攻難。未見其已。今復料要。明在三之理。呂辯對輕重。則敬否之理。可知。想研微之功。必在苦愈拚耳。八日已及。今與右僕射書。便令施行。敬事尊王之道。使天下莫不敬。雖復佛道。無曰。加其尊。豈不盡言邪。事雖已行。無豫所論。宜究也。想諸人或更有精拚耳。可曰。示仲文。

比復來示。并諸人所論。竝未有曰。釋其所疑。就而為難。殆曰。流遷今復重申前意。而委曲之。想足下有曰。頓白馬之轡。知辯制之有耳。夫佛教之所重。全曰。神為貴。是故師徒相宗。莫二其倫。凡神之明暗。各有本分。分之所資。稟之有本。師之為功。在于發悟。譬猶荆



璞而瑩拂之耳。若質非美玉。琢磨何益。是為美惡存乎自然。深德在于資始。拂瑩之功。實已未焉。既懷玉自中。又匠已成器。非君道則無。已申遂此生。而通其為道者也。是為在三之重。而師為之未。何已言之。君道兼師。而師不兼君。故已弘之。法已齊之。君之道也。豈不然乎。豈可已。在理之輕。而奪宜尊之敬。三復其理。愈所疑駭。制作之旨。將在彼而不在此。錯而用之。其弊彌甚。想復領其趣而遺其事。得之濠上耳。沙門不拜。俗事卷一。

南遊衡山詩序

歲次降婁夾鍾之初。理儼將遊于衡嶺。涉湘千里。林阜相屬。清川窮澄映之流。涯涘無纖埃之穢。脩途逾邁。未見其極。窮日所經。莫非奇趣。姑洗之旬。始暨于衡嶽。于是假足輕輿。宵言載馳。軒塗三百。山徑徹通。或垂柯跨谷。俠獻交蔭。或曲溪如寒。已絕復開。或乘步長嶺。遙眺遙曠。或憑輿素石。映濯水湄。所已欣然奔悅。求路忘疲者。觸事而至也。仰瞻翠標。邈爾天際。身凌太清。獨交霞景。周覽既畢。頓策崑阿。管絃竝奏。清徵再響。思古永神。遊氣未言。初學記五。

全晉文卷一百十九 桓玄

九

龍山獵詩序  
故老相傳。大旱獵龍山。輒得雨。因時之旱。宵往吹之。潛宮舊事五。

王孝伯誄  
隆安二年九月十七日。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太原王孝伯薨。

川岳降神。哲人是育。既爽其靈。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嶺插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于已誄之。爰旌芳郁。世說文學篇注。引晉安帝紀。

入京矯詔

義旗雲集。罪在元顯。太傅已別有教。其解嚴息甲。已副義心。晉書桓玄傳。

禎祥矯詔

禎祥矯詔

靈瑞之事。非所敢聞也。斯誠相國至德。故事為之應。太平之化。于是乎始。六合同悅。情何可言。晉書桓玄傳。

論賞劉裕等將士詔  
劉裕已寡制眾。屢摧妖鋒。汎海窮追。十殄其八。諸將力戰。多被重創。自元帥已下。至于將士。竝宜論賞。已敘勳烈。宋書武帝紀上。

許沙門不致禮詔  
門下佛法宏誕。所未能了。推其篤至之情。故寧與其敬耳。今事既在己。苟所不了。宜盡謙光。且當寧從其略。諸道人勿復使致禮也。便皆使知聞。高僧傳六。沙門不拜。俗事二。

詔報卞嗣之袁恪之  
何緣爾。便宜奉詔。沙門不拜。俗事二。

又報  
置之使自己。亦是兼愛九流。各遂其道也。沙門不拜。俗事二。

全晉文卷一百十九 桓玄

十

又報  
自有內外兼弘者。何其于用前代理。卿區區惜此。更非讚其道也。沙門不拜。俗事二。

下書受禪

夫三才相資。天人所已成功。理由一統。貞夫所已司契。帝王之興。其源深矣。自三五已降。世代參差。雖所由或殊。其歸一也。朕皇考宣武王。聖德高邈。誕啓洪基。景命攸歸。理貫自昔。中間屯險。弗克負荷。仰瞻宏業。殆若綴旒。藉否終之運。遇時來之會。用獲除茲。救溺。拯拔人倫。晉氏已多難。薦臻。麻數唯既。典章唐虞之準。述遵漢魏之則。用集天祿。于朕躬。惟德不敏。辭不獲命。藉若令典。遂升壇燎于南郊。受終于文祖。思覃斯慶。願與億兆。聿茲更始。晉書桓玄傳。

下書封晉帝為王

夫三恪作賓。有自來矣。爰暨漢魏。咸建疆宇。晉氏欽若。麻數禪位。



于朕躬宜則是古訓授茲茅土。呂南康之平固縣奉晉帝為平固王。車旗正朔一如舊典。晉書桓玄傳

受禪告天文

晉帝欽若景運，敬順明命。呂命于玄，夫天工人代，帝王所呂，與匪君莫治，惟德司其元。故承天理物，必由一統，竝聖不可呂二君。非賢不可呂無主。故世換五帝，鼎遷三代，爰暨漢魏，咸歸勳烈。晉自中葉，仍世多故，海西之亂，皇祚殆移，九代廓虛之功，升明黜陟之勳。微禹之德，左衽將及，太元之末，君子道消，積毀基亂，鍾于隆安。禍延士庶，理絕人倫，玄雖身在草澤，見棄時班，義情理感，胡能無慨。段袂剋情之勞，阿衡撥亂之績，皆仰憑先德遺愛之利，玄何功焉。屬當理運之會，猥集樂推之數，呂寡昧之身，踵下武之重，膺革泰之始，託王公之上，誠仰精洪基德，漸有由，夕惕祇懷，罔知攸厝。君位不可呂久虛，人神不可呂乏饗，是用敢不奉呂，欽恭大禮，敬

全晉文卷一百十九 桓玄

十一

簡良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呂永綏民望，式孚萬邦，惟明靈是饗。晉書桓玄傳

桓謙

謙字敬祖，冲第二子。初呂父功封宜陽縣侯，累遷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孫恩之亂出奔，徵拜尙書，元顯引為驃騎諮議參軍，轉司馬。元興初為西中郎將，持節都督荆益寧梁四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尋為尙書左僕射，領吏部，加中軍將軍，改封寧都侯，拜尙書令，加散騎常侍，遷侍中，衛將軍，開府錄尙書事。桓玄篡位，封新安王，領揚州刺史。玄誅，依桓振，振敗，奔姚興，興遣入蜀，為謙縱募兵東下，劉道規破斬之。

奏止百僚拜陵

百僚拜陵，起于中興，非晉舊典，積習生常，遂為近法。尋武皇帝詔，乃不使人主諸王拜陵，豈惟百僚，謂宜遵奉。宋書禮志二，又通典元

牛方僕射

答桓玄書明沙門不應致敬王者

中軍將軍尙書令宜陽開國侯桓謙等惶恐死罪。奉詩使沙門致敬王者，何庾雖論，意未究盡。此是小事，宜使允中，實如雅論。然佛法與老孔殊趣，禮教正乖，人呂髮膚為重，而彼髡削不疑，出家棄親，不呂色養為孝，土木形骸，絕欲止競，不期一生，要福萬劫。世之所貴，已皆落之，禮教所重，意悉絕之。資父事君，天屬之至，猶離其親愛，豈得致禮萬乘，勢自應廢，彌歷三代，置其絕羈，當呂神明無方，示不呂涯檢，視聽之外，或別有理，今便使其致恭，恐應革者多，非惟拜起，又王者奉法出于敬信其理，而變其儀，復是情所未了，即而容之，乃是在宥之弘。王令呂別答公難，孔國張敞在彼，想已面諒所懷，道寶諸道人，竝足酬對高旨，下官等不諳佛理，率情目言，愧不足覽，謙等惶恐死罪。沙門不拜俗事一

全晉文卷一百十九 桓謙

十二

全晉文卷一百十九終



浮啓肆乎陰瀨。或頽彩輕蓮。或媚曜崖鄰。林無不潺。岸無不津。其羽族也。則有晨鳴天雞。鷓鴣鷓鴣。陽鳥爰翔。于己立月。千類萬聲。自相喧聒。濯翮疏風。鼓翅翻翅。揮弄灑珠。拊拂瀑沫。集若霞布。散如雲豁。產耗積羽。往來勃礪。擗杞稷薄于溥矣。協捷森嶺。而羅峯。桃枝篔簹。實繁有叢。葭蒲雲蔓。櫻己蘭紅。揚睛睞。耀紫茸。陸潭隩。被長江。繁蔚芳菲。隱藹水松。涯灌芋菜。潛發葱龍。鮫鮪踞于垠。隙。濱獮睽睽乎廢空。迅帷臨虛。巨騁巧。狐獲登危。而雍容。夔柘翹跬于夕陽。鷺雛弄翮乎山東。因岐成渚。觸瀾開渠。漱壑生浦。區別作湖。澄之。巨濼。濼之。巨尾閭。標之。巨翠翳。泛之。巨遊菰。播匪菽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鱗被菱荷。攢布水菰。翹莖藻菜。濯穎散裹。隨風倚委。與波潭洳。流光潛映。景炎霞火。其旁則有雲夢雷池。彭蠡青草。具區洮滈。朱漣丹灤。極望數百。沉湮鼎滌。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逵徬通。幽岫竊窺。金精玉英。瑱其裏。瑤珠怪石。碎其

全晉文卷一百二十 郭璞

三

表。驪虬摻其址。梢雲冠其標。海童之所巡遊。琴高之所靈矯。冰夷倚浪。已傲睨。江妃含嚔。而聯眇。撫淩波而鳧躍。吸翠霞而天矯。若乃宇宙澄寂。八風不翔。舟子于是擗掉。涉人于是撻榜。漂飛雲。運餘艘。舳艫相屬。萬里連檣。沂泗公流。或漁或商。赴公益。投幽浪。竭南極。窮東荒。爾乃諸零。稜于清旭。規五兩之動靜。長風。曠已增扇。廣莫。颯而氣整。徐而不颺。疾而不猛。鼓帆迅越。起漲截河。凌波縱施。電往杳溟。霽如晨霞。孤征。眇若雲翼。絕嶺。倏忽數百。千里俄頃。飛廉無已。踰其蹤。渠黃不能企其景。于是蘆人漁子。擯落江山。衣則羽褐。食惟蔬蠶。枵穀為泔。夾澤羅筌。箭灑連鋒。雷響比船。或揮輪于懸碣。或中瀨而橫旋。忽忘夕而宵歸。詠採菱。已叩舷。做自足于一嘔。尋風波。已窮羊。爾乃域之。巨盤。巖豁之。巨洞壑。疏之。巨施。汜。鼓之。巨朝夕。川流之所歸。濤。雲霧之所蒸。液。珍怪之所化。產。傀奇之所窟。宅。納。隱。淪之列。眞。挺。異人乎精魄。播。靈。潤于千里。越。岱

宗之觸石。及其謫變儻悅。符祥非一。動應無方。感事而出。經紀天地。錯綜人術。妙不可盡之于言。事不可窮之于筆。若乃眠精垂曜。于東井。陽侯。遯形乎大波。奇相得道而宅神。乃協靈爽于湘娥。駭黃龍之負舟。識伯禹之仰嗟。壯荆飛之擒蛟。終成氣乎大阿。悍要離之圖慶。在中流而推戈。悲靈均之任石。歎漁父之權歌。想周穆之濟師。驅八駿于鼉鼉。感交甫之喪佩。愍神使之嬰羅。煥大塊之流形。混萬盡于一科。保不虧而水固。稟元氣于靈和。攷川瀆而妙觀。實莫著于江河。文選。故文類聚。

觀池賦

水潤下。已作鹹。莫斯鹽之最靈。傍峻岳。已發源。池茫爾而海滄。嗟玄液之潛潤。羌莫知其所生。配金葩之融炎。穎躍結而淪成。狀委蛇其若漢。流漫漫。已淋淋。吁鑿鑿。已粲粲。色皜然而雪朗。揚赤波之煥爛。光盱盱。已晃晃。陰陽映而不燠。洪溇沃而不長。歸崔崒。確

全晉文卷一百二十 郭璞

四

鏗刺。其方。玉潤膏津。雪白淩岡。粲如散爾。煥若市璋。于是漫口丹盤。薄搜重床。紫淪灑炎。紅華籠光。爛然漢明。晃爾霞赤。望之絳蒸。卽之雪積。翠塗內映。積液外驛。動而愈生。損而滋益。若乃煎海鍊泉。或凍或漉。所贖不過一鄉。所營不過鍾斛。酌戎見軫于西鄰。火井擅奇乎巴濮。豈若茲池之所產。帶神邑之名嶽。吸靈潤于河汾。總膏液乎滄溘。文選。類聚。九又書鈔。一百四十六引。六條。

井賦

益作井。龍登天。鑿后土。洞黃泉。潛源游珠。滴瀉消涓。幽溟圓停。滌洞滾玄。爾乃冠玉。檻螭麟錯。鼓鹿盧。揮勁索。飛輕祛之續紛。手爭驚而互擗。長縲委蛇。已曾禁。今。瑤瓊龍騰。而灑激。氣霧集。已杳冥。今。聲雷駭。而瀚澗。乃回澄。已靜映。狀罔然而鏡灼。挹之。不損。停之不溢。莫察其源。動而愈出。信潤下而德施。壯邑移。已不改。獨星陳于丘墟。今。越百代。而猶在。守虛靜。已立澹。今。不東流。而注海。文選。類聚。

九初學記七初  
今子求鑿已忘醜初學記七  
流寓賦

戒雞晨而星發。至猗氏而方曉。觀屋落之糜殘。顧徂見乎丘壤。嗟  
城池之不固。何人物之希少。越南山之高嶺。修焦丘之微路。駭斯  
徑之峻絕。感王陽而增懼。詰朝發于解池。辰中暨乎河北。思此縣  
之舊名。蓋曩日之魏國。詠詩人之流歌。信風土之儉刻。肯茲邑之  
迴逝。何險難之多歷。望陝城于南涯。存號氏之墮場。實我姓之攸  
出。邈有懷乎乃迹。陟函谷之高關。壯斯勢之險固。過王城之巨壙。  
想穀洛之合關。惡王靈之壅流。奇子喬之輕舉。遊華輦而永懷。乃  
凭軾已寓目。思文公之所營。蓋成周之墟域。魏文類聚二十七

南郊賦  
于是時惟青陽。日在方旭。我后方將受命于靈壇。乃改步而鳴玉。

全晉文卷一百二十 郭璞 五

升金軒。撫太僕。揚六鷲。齊八駟。列五播于一元兮。靡日月乎黃屋。  
矯陵烏已偵候。兮。整豹尾于後屬。武騎佗已清道兮。被練煥已波  
濁。爾乃造廣場。展壇庭。百寮山立。萬乘雲屯。延祝史。肆玉牲。登圖  
已。揮太清。禮羣望。告皇靈。天澄其氣。日朗其精。飛廉鼓舞于八維  
兮。豐隆擊節于九冥。祝融穆清而肅侍兮。陽侯滂日中停。于是司  
烜戒燧。火烈其炳。宗皇祖而郊祀。增孝思之惟永。郊寢之內。區域  
之外。離題弁服。被髮左帶。駿奔在壇。不期而會。我我羣辟。蚩蚩黎  
庶。翹懷聖猷。思我王度。事崇其簡。服尚其素。化無不融。萬物自鼓  
振西北之絕維。隆東南之橈柱。廓清茶衢。電掃神宇。風馬桂林。抗  
旌琳圃。五岳不足已題其勳。九韶不足已贊其舞。饗駭鬼方。登震  
岷隴。倒景望風。龍漢企踵。爛若列星之覆辰。咸雲騰而海涌。此蓋  
和氣旁通。立羅濟總。自然之感。鼓而遂動。魏文類聚三十  
初學記十三  
繁璋擢秀于祖巨。水經疏水注  
故文類聚十

登百尺樓賦

在青陽之季月。登百尺已高。觀嘉斯遊之可憐。乃老氏之所歎。撫  
凌檻已遙想。乃極目而肆運。情眇然已思遠。悵自失而潛愴。瞻禹  
臺之隆嶺。奇巫咸之孤峙。美鹽池之澆汗。察紫氛而霞起。異傅巖  
之幽人。神介山之伯子。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嗟王室之  
蠢蠢。方構怨而極武。哀神器之遷浪。指緜旒已譬主。雄戟列于廊  
夜。戎馬鳴乎講柱。寤哲華而增怪。歎飛駟之過戶。陟茲樓已曠眺。  
情慨爾而懷古。魏文類聚六十三

蜜蜂賦

嗟品物之蠢蠢。惟貞蟲之明族。有叢瑣之細蜂。亦策名于羽屬。近  
浮遊于園簷。遊翱翔乎林谷。爰翔爰集。蓬轉颯迴。紛紜雪亂。混沌  
雲顏。景翳耀靈。響迅風雷。爾乃眩援之雀。下林天井。青松冠谷。赤  
蘿繡嶺。無花不繡。無陳不省。吮瓊液于懸峯。吸椒津乎晨景。于是

全晉文卷一百二十 郭璞 六

迴鷲林。篁經營室窟。繁布金房。壘構玉室。應青陽而啓戶。口口口  
口口口。咀嚼華滋。釀已為蜜。自然靈化。莫識其術。散似甘露。凝如  
割肪。冰鮮玉潤。隨滑蘭香。窮味之美。極甜之長。百藥須之。已諧和  
扁鵲得之。而術良。靈娥御之。已豔顏。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爾乃察其  
所安。視其所託。恆據中而虞難。營翠微而結落。微號明于羽族。闢  
衛固乎管籥。誅戮峻于鐵鉞。招徵速乎羽檄。集不謀而同期。動不  
安而齊約。大君已總羣民。又協氣于零雀。本注靈一每先馳而草  
字。番屨穴之經略。書鈔一百四十七引。四條。魏文類聚九十七。  
御覽九百二十八又八百五十七誤作郭珍。

密下脫母  
字

惟洪陶之萬殊。賦羣形而遍灑。物莫微于昆蟲。屬莫賤乎蟻蟻。淫  
淫奕奕。交錯往來。行無遺迹。驚不動埃。迅雷震而不駭。激風發而  
不動。虎賁比而不攝。龍劔揮而不恐。乃吞舟而是制。無小大與輕  
重。因無心已致力。果有象乎大勇。出奇膠于九真。流積液其如血